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55
16 Jan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 Reynaldo Galindo Pohl 先生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4/73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94/263号决定所编写的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境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导言.....	1 - 3	3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	4	3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5 - 66	3
A. 生命权.....	6 - 29	4
B. 被强迫或自愿失踪.....	30	7

目 录(续)

	段 次	页 次
C. 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的权利.....	31	7
D. 司法行政.....	32 - 38	8
E. 过度使用暴力.....	39	9
F.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40 - 45	9
G. 宗教自由和巴哈教派的情况.....	46 - 53	10
H. 妇女状况.....	54 - 57	11
I. 结社自由.....	58	12
J. 政治权利.....	59 - 60	12
K. 1994年11月6和9日的事件.....	61 - 62	12
L. 难民状况.....	63 - 66	13
三、各种考虑.....	67 - 109	14
A. 国际领域人权事务的大胜利.....	67 - 71	14
B. 1994年的任务.....	72	15
C. 资料来源.....	73 - 74	15
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合作.....	75 - 76	15
E. 保护遭受暴力者组织的工作.....	77	16
F. 生命权.....	78 - 88	16
G. 马什哈德的攻击事件.....	89	19
H. 对因犯罪而被逮捕或被判刑的人施加酷刑和 残酷待遇.....	90 - 92	19
I. 司法行政和言论自由.....	93 - 101	20
J. 宗教自由.....	102 - 103	22
K. 巴哈教派的情况.....	104 - 105	22
L. 妇女状况.....	106 - 107	23
M. 政治权利.....	108	23
N. 难民状况.....	109	23
四、结论和建议.....	110 - 113	24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于1994年3月9日的第1994/73号决议中,决定把委员会1984年3月14日第1984/54号决议中所载述的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特别代表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个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包括巴哈教派等少数群体的情况,并且向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1994/263号决定中,核可了该决议。

2. 根据这些规定,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了他的临时报告(A/49/514和Add.1-2)。该报告述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1994年1月-7月期间的人权情况,由于两份报告之间相隔不久,就把它编写为本最后报告的第一部分。因此应该将这两份文件视为一份文件。

3. 遵照人权委员会第1994/73号决议第14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4/263号决定,特别代表特此提交他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载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1994年内的人权情况,虽然它显然必须参照特别代表自1986年以来所提交的各份报告来加以理解。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

4. 1994年11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向特别代表递交了如下的信件:

“……从各种来源收到关于在伊拉克境内若干地区侵犯伊朗人人权的资料,现已公诸于世。这里所附载的《华尔街日报》1994年10月4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便是这种公开资料的一个例子。

“注意到特别代表已经在一些情况下谈到关于住在伊朗领土以外的伊朗人的人权事项,而且他申明某些群体也应该尊重人权,现要求特别代表调查这些侵犯伊朗人人权的事件,并将他的意见、结论和有关这一方面的建议载于他的报告中。”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5. 以下各段载列特别代表在1994年8月-12月期间收到的一些指控侵犯人权情

事的摘要。在1994年1月-7月期间收到的资料载于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49/514, 第13-80段, 和Add.1-2)。

A. 生命权

6. 虽然伊朗报刊不再报道大部分的处决案件, 在1994年期间起码报道了63个处决案件。1994年8月-12月, 一共有24件, 包括8人被用石头砸死、14人被绞死。至少公开处决了12个人。在这段期间内, 有9人由于强奸、作淫媒或通奸而被处死刑。收到了关于以下适用死刑的具体案件的资料。

7. 1994年8月1日的伊朗报纸《Hamshahri》报道: Emdad Mahrami 和 Mikhail Rostami-Zadeh 于 Jolfa 广场被鞭打110下以后当众绞死。他们犯了强奸罪。

8. 1994年8月11日的伊朗报纸《Jomhuri Islami》报道: Mohsen Sozanian 在因谋杀罪被判死刑以后于 Arak 体育场被当众绞死。

9. Bahram Ababs-Zadeh 于1994年8月13日在 Zahedan 的 Khayam 广场被当众绞死。1994年8月14日的报纸《Salam》报道: 伊斯兰革命法庭以试图在一个 Sunni 教派清真寺埋置炸弹的罪名对他判处死刑。Ababs-Zadeh 于1993年6月23日被逮捕, 据报他承认曾试图埋设爆炸装置以便制造 Shiite 教派和 Sunni 教派的穆斯林之间的不和。

10. 1994年10月2日的报纸《Abrar》报道: 有一个被控杀害一个五岁女童的人已经在 Varamin 监狱被处决。根据所公布的资料, 导致对这个人定罪的审问程序所持续的期间不到一个星期。

11. 1994年10月20日《Kayhan》报道: Hossein Kamali (25岁, 籍贯: Amol) 因杀害其妻被判处死刑。

12. 1994年11月7日《Kayhan》报道: Majid Kheirabadi 于被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定犯有武装抢劫和攻击行为以后在 Mashhad 被处死。

13. 1994年11月16日的伊朗报纸《Abrar》报道: 以下这些人在伊朗西北地区的 Mazangaran 省省会 Sari 附近的 Jouibar 被用石头当众砸死: Ghahreman, 30岁、Akbar, 44岁、Moharram 女士, 32岁。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定头两个人犯有诱拐并强奸一个20岁少女和饮酒的罪行。Moharram 女士因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被定罪。在他们被用石头砸死以前, 这两个男人先被活埋到腰部, 女人则被活埋到肩膀。

14. 1994年12月4日的报纸《Hamshahri》报道: 名叫 Horei 和 Iran 的两个女人以及名叫 Mohammad Rezaie (又名 Mammad Heiran) 的男人于1994年12月3日在 Hadmdan

老墓地被用石头砸死。他们由于成群贪污而被定罪。

15. 1994年12月6日的报纸《Kayhan》报道:有10个伊朗人在Hormozgan省会Bandar Abbas由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定犯有武装抢劫和攻击罪行以后被绞死。

16. 1994年12月8日的报纸《Hamshahri》报道: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犯有谋杀和通奸罪行于1994年12月在伊朗东南地区的Ramhormoz被用石头砸死。这对男女被控为了通奸而杀死妇人的丈夫。他们被当众用石头砸死。

17. 1994年8月1日的《Kayhan》报道:Abdul Hossein Reeici,50岁,在被德黑兰市第三区执法人员逮捕后在Vanak被处死。上述人员企图撒手不管,但是一些邻人迫使他们把受害者带到医院。德黑兰市公共关系室主任Jamali先生说:官方医生Hashemi Nasab医生已经证实受害者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Nasab医生否认发过任何证明,他宣布将在两个月内透露死因。

18. 1994年8月24日的报纸《Jomhuri Islami》报道:Ali Reza Merkand,籍贯Khandaq-Lou,于1994年8月15日在Zanjan教育部办公室对面被公安部队成员枪毙。当时,Merkand正在离开他妈妈刚刚住进的Shafieh医院。这个事件发生一星期以后,官方不曾对这一事件提供过任何资料,也没有把受害者的尸体交给他的家属。

19. Bandar Abbas地方Sunni穆斯林社区领袖Haji Mohammad Ziaie先生,55岁,他被截了肢的尸体于1994年7月20日在Shah-Mossallam被发现。据报,他于1994年7月15日受到Fars省Laar公安部队当局的传讯。他曾于1981年被逮捕、遭受酷刑并被判处死刑。在被释放以后,据说,他继续遭受敌对行为和威胁。他被砍了头,一支手臂和一条腿被截断。没有人知道对死因的调查详情或结果。

20. 特别代表在他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49/514,第59段)中提到: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和讽刺作家Ali Akbar Saidi-Sirjani先生于1994年3月14日被捕,他为了对《Kayhan Havai》报上指控他在书中反对伊斯兰教的一篇社论作出反应,到处散发了他所撰写书籍的影印合订本。也有报告说,他被关在单人牢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如下答复:“所提到的人已被逮捕,并且现在正以从事间谍活动、妨害社会道德健康的行动,包括拥有毒品和吸毒的罪名被拘留。这个人目前身心状况良好”(A/49/515/Add.2,第13页)。1994年11月27日,伊朗新闻社报道: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但是,他的家属说:Saidi-Sirjani从来不曾患过心脏病。据说,官方从来不曾对这位作家的死因进行调查。据报,他的尸体被埋在德黑兰,不曾进行必要的验尸。

21. 1994年11月1日,伊斯兰磋商会议(Majlis)制订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容许公安部队的成员和志愿民兵向举行示威的人开枪。授权使用火器“以便在非法集

会、动乱以及非法武装闹事和叛变期间恢复法律和秩序”。也允许射击涉嫌载有逃犯、偷窃物、禁运品或毒品的车辆。杀害或伤害人的公安部队和志愿民兵的成员不用为此遭受民事或刑事诉讼。政府保证为被法律和秩序部队射杀的任何无辜人员的家属提供补偿。

22. 1994年10月15日,司法部长Ismail Shoushtari先生宣布恢复对从事投机倒把或非法囤积商品或哄抬物价的商人施用死刑。

23. 法新社1994年9月11日的一篇文章报道:共和国总统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说过,对英国作家Salman Rushdie所宣告的死刑(fatwa)是不可取消的,因此不可能予以赦免。他又说,保护一个侮辱了几亿穆斯林的人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24. 关于最近暗杀伊朗公民--主要是流亡人士或海外难民,特别代表获知巴格达的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代表Rafour Hamzai于1994年8月4日在他家门口的台阶上被暗杀。

25. 特别代表也获知:伊朗公民Assadi Mohammad Ali于1994年11月12日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家里被人用刀子捅死。据报,罗马尼亚警察逮捕了三个涉嫌的伊朗人。Assadi Mohammad Ali曾于1986年在土耳其申请政治庇护,但他的申请被驳回。在他被暗杀前几天,他去了难民署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表示担心他在罗马尼亚的安全。当暗杀罪行发生的时候,他是在回到该办事处复述这一声明的途中。罗马尼亚报纸《Evenimentul Zilei》报道:与受害者同行的有到罗马尼亚作客的前国王Shah的一位侄儿。

26. 关于1990年4月24日在瑞士科佩暗杀Kazem Radjevi先生事件,据报:法国国务委员会说,把瑞士当局要求引渡的两个涉嫌谋杀的人赶回德黑兰的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大家想必记得:Mosen Sharif Esfahani(--伊朗公民37岁)和Ahmad Taheri(--伊朗公民,32岁)于1992年11月在法国被捕。1993年2月10日,巴黎上诉法院发表了赞成把他们引渡到瑞士的意见。法国总理和司法部长于1993年8月31日签署了引渡命令。但是,1993年11月29日,Esfahani和Taheri被送上了开往德黑兰的飞机。基于国家利益,这一作法是有理有据的。国务委员会认为,这两个伊朗人本来应该根据对法国和瑞士都具有约束力的《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和《1977年惩治恐怖主义欧洲公约》引渡到瑞士,法国当局应该具体说明迫使他们不遵守已经下令进行的引渡的压倒性的理由。

27. 关于杀害前任君主政体下的总理Shahpour Bakhtiar和他的私人秘书Katibeh Fallouch事件,特别代表获知:巴黎特别刑事法庭于1994年12月6日判处35

岁的伊朗公民Ali Vakili Rad终身监禁,在18年内不许给予予以有条件释放。该法庭也判处帮助凶手进入法国的一位47岁的伊朗公民(--前任伊朗广播和电视台台长)Massoud Hendi,有期徒刑10年,在相当于刑期的三分之二的期间内不许予以有条件释放。但是,该法庭命令立即释放第三个被告(--伊朗外交部雇员、28岁的伊朗公民)Zeynal Abedin Sarhadi,但是,法国内政部长下令把被控帮助凶手逃到瑞士的Sarhadi逐出法国。在这一裁决中,巴黎特别刑事法庭认为,凶手是一个在德黑兰、伊斯坦堡、日内瓦和巴黎有了稳固基础的犯罪组织的成员。

28. 据推测杀害了 Bakhtiar、Farydoun Boyerahmadi和Mohammad Azadi以及伊朗电信部顾问Hossein Sheikhattar和另外三个人的另两个人没有出庭受审,将在稍后时日进行缺席审判。应该指出的是,政府的检察官Jacques Mouton和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两位律师在法庭上说:伊朗政府人员隐藏在容许这两个杀害事件发生的组织里。

29. 关于1992年9月在德国柏林暗杀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三个领袖及其翻译的事件,特别代表获知: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主任 Klaus Gruenewald先生于1994年10月14日说:据推测的罪行组织者伊朗公民Kasem Darabi自从1990年以来即一直与伊朗特务人员联系并向他们提供关于逃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成员的情报。这项发言是向承办案件的柏林法院透露的。他说,伊朗新闻部长Ali Falahian“有意杀害4名库尔德族反对派领袖”。德国联邦公诉部提出的控告中明白地提到伊朗特务机关。

B.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30. 特别代表获知:有一位到伊朗去研究波斯建筑的澳大利亚公民,28岁的建筑师David Andrew Lindner最近在Isfahan失踪。Isfahan警察局的一位警官在Lindner的一位朋友寻问他的下落时告诉这位朋友说,Lindner被逮捕,并已处决。伊朗当局否认Lindner已经被处决的说法,已经答应查明他的下落,调查那位警官所说的情况。但是,Lindner的下落仍然不得而知。

C. 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

31. 除了在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中所提到的案件以外,特别代表获知:有两个人在伊朗东南部的Dezfoul被当众截断右手的4个手指。1994年11月7日的伊朗报纸《Kayhanm》报道:这两个人的手指头被截断是由于他们犯了抢劫罪行,并且是惯犯。

D. 司法行政

32. 关于司法行政,应当请读者阅读特别代表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49/514,第44-56段)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供的答复(A/49/514/Add.2,第9-12页)。

33. 关于伊朗监狱的情况,典狱长Asadolla Lajevardi于1994年12月10日报道:在监囚犯一共有100,481人;其中一半以上所被控告或被定罪的罪行涉及贩毒和吸毒,其余的囚犯中有许多犯有谋杀、攻击、抢劫、欺诈和奸淫罪行。根据1994年12月12日的报纸《Kayhan International》所载Lajevardi的发言内容,还有一些囚犯被控以参加武装造反团体的罪名。

34. 1994年11月17日的报纸《Salam》有一份读者来书说:他从1994年9月20日起在Bandar Abbas坐了12天牢。当他坐牢的时候,他看到几栋侧楼,本来应该关150个人的,实际上每一栋都关了700-1000人。一些囚犯必须睡在洗手间。他还说,许多囚犯患了各种皮肤病、肺结核和风湿病,不曾得到适当的医疗。此外,在为囚犯准备食物方面,没有遵守任何卫生标准。

35. 关于特别代表在向大会提出的临时报告(A/49/514,第79段)中所列的78个囚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已经提供了其中两人Mohammad Bagher Bourzooi和Manouchehr Karimzadeh的资料,他们获得宽恕,并且从监狱中释放(A/49/514,Add.2,第17页)。

36. 最受关注的一直是特别代表于1991年12月在Evin监狱探望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第一临时政府副总理Abbas Amir Entezam的情况。据说Entezam先生由于同特别代表交谈而受到各种报复和处罚,其中包括他当时耳朵发炎得不到医疗。1992年8月,他被注射了某种物质,因而在几个星期内感到想要呕吐,老觉得头昏脑涨。目前,尽管患了各种病症,营养也不良,狱方还是不许他接受从监狱外边寄给他的食物和药品,也不许他购买。最近,已经允许他每两周接受探望一次,虽然会见时有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在场监督,狱卒常常任意打断谈话,结束会见。据报Entezam先生要求在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伊朗法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参与缔结的国际文书所载列的一切保障的情形下在陪审团面前当众对他进行审判,并且给予法律顾问的协助。最后,历来有报道指出:Entezam先生拒绝了一些官员向他提出的关于以绝口不提他自1979年以来在狱中所经历和所看到的事情来换取自由的建议。

37. 历来有报道指称:逮捕和拘留的人数还是很多。1994年9月21日,路透社报道说:警察总监Reza Seifollahi将军说,在1994年3月21日至9月21日期间被他的部

队逮捕的人数是一万人。1994年8月12日,在伊朗北部Karim-Khan-e-Zand的一个私人住所逮捕了正在玩纸牌的9个女人。1994年8月21日的伊朗报纸《Ressalat》报道说:有11个青少年在伊朗北部的Lahidjan被捕,罪名是他们参加了卖淫的网络组织。

38. 1994年9月20日的报纸《Kayhan》报道说:在德黑兰西部各区展开的预防犯罪运动中逮捕了264个年纪在13至28岁之间的青少年。这些人中大约有30人是由于逃避兵役或犯有抢劫罪行的人,另外有8人是吸毒犯。根据该报的报道,这些青少年多半是中西部各省份的人,他们到德黑兰来找工作。

E. 过度使用暴力

39. 特别代表接到关于公安部队人员过度使用暴力以制止抗议游行和公开示威的一些指控。1994年8月4日,镇暴队在Qazvin开枪射杀示威人员,这些人对议会拒绝通过Qazvin设省法案表示抗议。镇暴队至少在Vali-Asr区和城市中心打死了4人、打伤了50人。

F.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40. 据报道:1994年10月25日,有134个伊朗作家、学术工作者、翻译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向当局寄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当局尊重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停止审查新闻和书刊。知识分子“对不尊重政府搞专制独裁的人所面临的令人沮丧的阻碍和有辱人格的态度以及对新闻书刊的审查和要不得的禁止事项”表示抗议。签署这封信的人据说包括住在伊朗的大多数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谴责“反民主的做法”,尤其抗议“以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名义对作家判刑”。他们说,“批评作家的作品是正当的,但是为了诋毁作品而窥视私生活是一种人身攻击”。最后,他们宣布成立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站在专业的层面上集体反对对于阅读、思想交流和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障碍”,从而维护个人的独立性。

41. 特别代表获知:一位已经退休的将军Azizollah Amir-Rahimi(73岁)在向共和国总统寄发一封公开信促请他实施民主改革以后于1993年11月3日被逮捕。他的儿子Mehrddad Amir-Rahini是28岁的大学生,也在寄发一份电报抗议当局逮捕他父亲以后于1994年11月8日被逮捕。伊朗新闻社于1994年11月7日报道说:Amir-Rahimi将军已经在承认吸食鸦片以后被移送医院;据说,化验的结果证实他吸食鸦片上了瘾。Amir-Rahimi将军在他的公开信中说:“没有任何作家能够描述伊朗政治犯所必

须面对的事情,革命法庭对公民的尊严和荣誉的持续侵犯或者由于有计划进行压迫的结果使伊朗人感受到的痛苦”。据说前任宪兵队队长正在一所军医院里接受精神治疗和静养。

42. 1994年11月7日的报纸《Kayhan》报道说:德黑兰州长已经禁止制造和出售式样不合适的成衣、鞋子和配件或上面的拉丁字母字样。据报作出这项决定的依据是需要保证措施国家的文化和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并且保证适当尊重全国的文学和语言。

43. 1994年9月20日,伊斯兰磋商会议(Majlis)制订了一项法律,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使用卫星电视碟形接收器。该项法律指定内政部和志愿民兵尽快拆除和带走天线,并且规定对进口、制造和经销上述装置的人罚款并没收其物件。如果屡犯不悛,则可处以有期徒刑3-6年。

44. 1994年9月15日的报纸《Abrar》报道说:文化和伊斯兰教义指导部已经取消了47件杂志和出版物的许可证。

45. 特别代表也收到了资料,显示:当局仍对外国书籍的进口、发行和翻译实施严格的审查。

G. 宗教自由和巴哈教派的状况

46. 除了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所列指控(A/49/514,第61-71段,A/49/514/Add.1和A/49/514/Add.2,第13-15页)以外,特别代表还收到了下列资料。

47. 1994年8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外交部副部长Jarad Zarif先生说一些福音派基督教会实际上是政治性的组织;他说:“我们认为它们是政治组织。如果有人要建立政治组织,就必须同穆斯林一样办理审批手续”。

48. 关于Tatavous Michaelian牧师被杀一事,警方和法庭调查有出入。例如,据称被控行凶杀人的Farahnaz Anami女士曾说该牧师身中两弹而死,但犯罪现场的房主却说只听到一声枪响,调查官办公室则说在死者尸体上找到三颗子弹头。房主的证词据说引起了某些争议。

49. 据报Farahnaz Anami招认自己是杀害Michaelian牧师的凶手,招供了在德黑兰东郊Sorkheh Hesar树林内掩埋Dibaj牧师尸体的地点、招认策划杀害Iraj Mottahedeh大主教和Dimitri Belous、供认在Hazrat Ma'soumeh陵墓和霍梅尼陵墓放置炸药。据说Batonl Vaferi Kaletch女士和Maryam Shahbazpoor女士已招认参与这几起犯罪事件,两人是试图在上述陵墓放置炸弹时被逮捕的。目前不了解对

Dibaj牧师和Hovsepian Mehr牧师被杀案调查的详情。

50. 巴哈教派的状况仍如特别代表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49/514,第66-71段)所述。1993年12月8日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的两名巴哈派教徒Bihnam Mithaqi先生和Kayvan Khalajabadi先生的处境依然险恶,因为虽已就定罪一事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但迄未得到答复。此二人自1986年4月起一直在监禁中。

51. 另外还有5名巴哈派教徒也因宗教原因而仍被关在狱中。人们特别关注72岁的Husayn Ishraqi先生的处境,此人自1992年4月1日起被监禁,他被判了10年徒刑。还有一名巴哈派教徒,Bakhshn'illah Mithaqi先生,此人自1985年10月17日在被关押,目前在Gohardasht监狱,已被口头通知加刑10年。还有报导说,虽然Ramidan'ali Dhulfaquari先生已获释放,但对他的叛教指控并未撤销。此人曾于1993年12月被判死刑。

52. 据报还在进一步对巴哈派教徒采取歧视措施和施加经济压力,特别是在马什哈德市,据说当局逼迫该市的私营部门解雇属于巴哈教派的雇员。据报,马什哈德市的巴哈派教徒很难从事职业和商业活动。全国各地许多因宗教信仰被公共部门解职的巴哈教徒仍找不到工作,而且得不到经济救济、捐赠或退休金。甚至有报道说,有些被公共部门解职的巴哈教徒被要求交还有工作时领取的工资和养恤金。巴哈派农民仍不能参加农业合作社,而往往只有参加合作社才能获得信贷、种籽、肥料和除虫剂。

53. 据称法律依然不承认巴哈教徒的婚姻、离婚和继承权。过去收到的资料提及很难领得护照和出境签证,这些困难依然存在。据说巴哈派青年仍无法上大学,就整个巴哈教派而言,则无权自由集会、选举自己的代表和保持自己的行政机构。巴哈教派的墓地、圣地、历史遗址和行政中心被没收后迄未发还,有是甚至被毁。据说巴哈派教徒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废地里埋葬死者,而且不能在亲人的坟墓上作任何标记。

H. 妇女的状况

54. 除了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所列指控(A/49/514,第72-77段)以外,特别代表还收到下列资料。

55. 法新社1994年9月18日电讯稿报导,内政部长Ali Mohammad Besharati已宣布要加紧打击那些不按规矩戴面纱的妇女和表现出其他有伤风化迹象的妇女,如:乘在男子驾驶的摩托车后座上兜风、披着方巾乞讨等等。

56. 据1994年7月21日《Jomhuri Islami》报报道,伊朗足球协会联合会禁止妇女到运动场观看足球赛。当局认为妇女看球赛不符合伊斯兰行为标准。

57. 仍不断有报告称公共交通工具座位严格按男女划分,妇女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位上。据报专设了一种搭载妇女的计称车服务,还建了一所只收女患者的医院,1994年10月还在德黑兰北部的Rud-e-Hen建了一所女子心理学学校,该校教师必须戴方巾,以为学生树立榜样。

I. 结社自由

58. 1994年11月7日,路透社报道: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取缔了笔友俱乐部,据该部发表的正式通报称,这类俱乐部被视为西方文化用以主要在青年人当中破坏伊斯兰和家庭价值观的工具。同日《Kayhan》报报道:一名男子在德黑兰北部被捕,罪名是开这类俱乐部和以声称会说外语为俱乐部招揽成员。该报还报道说,已有30人招认是该俱乐部成员,曾通过俱乐部与国外人士通信。

J. 政治权利

59. 内政部长Ali Mohammad Besharati称,过去12年没有任何组织要求作为政党注册。不过,他的部已为300个非政治性的协会注了册,他提到一些职业团体协会、学生协会和宗教少数协会。路透社在1994年7月19日电讯中报道:伊朗自由运动的一名代表Ibrahim Yazdi先生表示不同意以上说法,表示他的组织在1983年就申请正式注册,但迄今未得答复。他还说,他知道还有一些组织也申请作为政党注册,它们也没有得到答复。

60. 伊朗民族党领导人Darinsh Forouhar先生,曾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届临时政府部长,1994年8月12日在Behesht e' Zahra墓地参加政治反对派领导人Shamseddin Amir-Alaei先生葬礼时被情报部特工逮捕。他于几天后被释放。

K. 1994年9月6日和9日的事件

61. 据报道,1994年11月6日,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在伊拉克Ashraf(距两伊边界70公里)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到从伊朗境内发射的飞毛腿B型地对地导弹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伤亡。据伊朗政府称,这次袭击是对该组织两名突击队员试图在伊朗西南

部偷越入境的回击。

62. 三天之后,伊朗空军飞机袭击了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伊拉克北部 Erbil 以东的一个基地,造成一些伤亡,具体数目不详。伊朗新闻社1994年11月9日报道:伊朗空军针对多次潜入伊朗边境地区进行破坏的企图进行了报复袭击。

L. 难民的状况

63. 从特别报告员得到的资料来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境内难民数目最多的国家。1991年的难民人数为4,300,000,至1994年底减少了2,250,000,目前估计有2,050,000。难民主要是阿富汗人。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的一项协定,现已在阿伊边境设了5个遣返站。回国的阿富汗难民每人可在遣返站领取难民署发放的25美元和50公斤小麦。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安排用难民署提供的资金把难民运送回国。该组织已运送了80,000多名难民。

64. 多数阿富汗难民--估计有1,800,000人--居住在靠近伊朗城镇的临时搭建的村子里,只有少数在难民营内。许多难民在国营或私营部门干建筑工作。难民署提供保健服务、粮食补助、饮用水、教育、职业指导和住房。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为260,000阿富汗难民提供粮食援助。伊朗政府也在帮助返回阿富汗、住在阿境内4个营地和保健中心的难民。近来遣返工作因受阿富汗内战影响而有所减慢。

65. 伊拉克难民也占较大比例。他们是来自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和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目前伊拉克难民人数约为100,000,这一估计数字不确切,因为一方面已有一些难民返回,但另一方面又不时有一批一批的难民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每批至少有5,000人。约有50,000人住在难民营内,其余则分散在各地农村。1994年年初几个月约有7000伊拉克人从南部沼泽地进入伊朗境内。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遣返工作最近因伊拉克北部的战斗而受阻。

6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阿塞拜疆境内建了10处临时居住点,用以援助该国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人受到争夺纳戈尔尼-卡拉巴赫地区的战争的影响。此外,伊朗政府还在后勤上支助通过伊朗领土向阿塞拜疆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在西部的Hamedan省为阿塞拜疆难民建立了难民营。估计人数为50,000。

三、各种考虑

A. 有利于人权的国际大事

67. 1994年至少有三项事态发展预示了各种活动会有更好的协调,联合国可用于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将会获得较佳的利用。这就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设立;专门负责保护和促进人权工作的报告员、特别代表和专家举行了第一次大会;专门负责与人权委员会合作--当然也包括监督--的非政府组织的成立。

68. 大会在1993年12月20日第48/141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后来一名在国际事务上有广泛经验的外交家何塞·阿亚拉·拉索阁下被任命为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体制的发展和巩固过程迈出了这一步,使得一心要帮助国际社会达成此项目标的人感到欣慰。特别代表重申了他在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举行期间就国际人权体制的发展巩固问题向荷兰无线电台表示的积极看法,并对阿亚拉·拉索先生获任命为专员特别感到高兴。

69. 根据《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A/CONF.157/24)第二部分第95段,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1994年5月30日至6月1日举行了一次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与咨询服务方案问题的报告员、代表、专家和工作组主席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以及其举行的理由是一种信念--负责实施人权委员会制定的非常规机制的所有专家都有这样的信念,即他们的任务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在具体方面互不影响,因此假如能够调和与协调各自的活动,这将提高各自的以及整体的工作效率。

70. 与会者一致建议:应通过信息交流和开展联合任务来避免工作重复;为负责实施非常规机制的人定期举行会议;编印一份大纲手册或文集,供新的报告员和专家之用;建议人权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让报告员、特别代表、专家们能够回答委员会成员以及观察员的问题,从而帮助他们起草决议;支持委员会的年度会议推迟二、三个月举行;强调派特派团到最敏感的地方,并在当地设置地方观察员和常驻观察员,对于了解当地是否遵守国际人权准则,非常重要。

71. “联合国观察”这个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订立的准则来评价联合国的人权工作。它要审查的项目包括划拨给统称特别程序的活动的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短缺--这些活动年年都在增加,甚至每天都在增加。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是联合国人权体制的栋梁,它们的贡献既有高质量又很及时,是一种财富。

B. 1994年的任务

72. 人权委员会根据其1994年3月9日第1994/73号决议把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请其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然后再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本身提出正式报告。特别代表依照这项任务,在人权事务中心的协助下整编了收到的新的资料--是与以前的报告中所讲的同类别的控告和指控、这些资料分属不同类别:有些指控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另外有些资料,从其来源来说,是严肃和可靠的,因此可以加以评价。像往年一样,最可靠的资料来源之一是伊朗报刊的报道。特别代表根据新的资料,并考虑到以前的资料,正在起草他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并准备按他的职责向大会、最终是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他的看法。

C. 资料来源

73. 应当再次着重说明:特别代表的报告并非仅以一个来源为依据。他不能仅仅依靠一种来源,不论这种来源多么可信赖。伊朗1994年8月15日向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正式声明竟以这种情况为据否定特别代表报告的可信度。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来自伊朗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来源。涉及个人时,如当事人提出请求,则为其姓名保密,这是联合国程序之下的常规做法。如果不同来源在具体事项上说法一致,则显然有助于相信有关指控的真实性或可能性。

74. 特别代表很注意伊朗报界,在目前的控制制度之下,伊朗报界的报导意味着是得到当局许可的。例如,联系处决问题来看,伊朗报界仍是主要资料来源,尽管如过去一份报告所述的那样,官方有指示,限制报道这类情况,用意显然是要使特别代表失去一种基本上不容辩驳的重要资料来源(见文件A/48/526,第92段)。

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给予的合作

75. 两年来,伊朗为帮助特别代表完成任务所给予的合作减少了,不过还能够与之维持工作关系,进行最重要的、最迫切的工作。伊朗政府已对特别代表提交大会的报告(A/49/514/Add.1和2)所载的指控作了答复。由于提交临时报告至提交最后报告相隔时间不长,尚未向其转送新收到的指控,这些指控载于本报告第二节。与获授权的伊朗代表的接触显示,有两件事使得伊朗政府认为它给予充分合作--最重

要的是关于准许到伊朗访问的合作--没有得到它预期的让步。其中一点是他们看到特别代表的报告中不断提出批评,另外一点是联合国的主管机构近年来没有通过谈判以协商一致提出的决议。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必须着重指出,目前正在再次考虑特别代表几年前提出的关于进行一项工作的可能性有系统地研究伊斯兰法律同国际人权文书之间的关系。初步的组织性问题已经谈过了,目前正在考虑拟定一个方案和选定基本的案文。

76. 伊朗政府最近在官方声明中已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1994年8月15日,伊朗政府代表在给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声明中说:“因此(人权)是普遍的,不讲条件、不分国界、是跨越时空的、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或其他表面的特征和障碍。人权也不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价值观,不会为了个人的自由而牺牲人类社会的健康;这些权利来自全体人类。这些权利并不专属于几个大国和文化--它们过去甚至现在的人权记录都很有问题。”

E. 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的工作

77. 这个总部在德黑兰的组织从事的工作是宣传人权知识和广为介绍如何寻求补救办法。它的工作目标包括通过教育和培养人权文化争取消除暴力。最近特别代表收到了该组织印发的一份1994年通报,其中提及已在全国分发了一份呈送有关侵犯人权的申诉的基本表格,表格文字用法尔西文和英文,表中说明申请国家机构或国际机构干预应提供什么资料。该组织在通报的第2页上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在全世界为促进尊重人权而做的工作,其中写道:“从本组织的观点看,联合国组织框架内的工作十分重要。正确理解这个巨大的组织及其在国家和国际人权领域进行监测和采取措施的能力对促进世界局势可起非常有效的作用。”

F. 生命权

78. 虽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界报道处决情况的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还是获得了有关 1994年发生的63起处决的资料。这个数字与1993年的数字大致相近。处决的实际数目应有减少。在新闻界恢复公布所有处决的资料之前不可能对收集的数据作恰当的评估。以下介绍特别代表在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中提及的一些重要案子。

79. 特别代表获悉:1994年1月31日,一名妇女在德黑兰的伊文监狱被人用石头

打死。同年3月,有一名妇女被指责通奸和为一个卖淫集团工作,在库姆被用石头打死。报章最后一次报道石刑是在1990年1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答复中承认这些妇女确已被处决,但否认用的是石刑,也否认是公开处决(A/49/514/Add.2,第4页),这与《Kayhan》报和《Ressalat》报的公开报道不一致。另外,还了解到有一名15岁的女孩1月份在卡兹文被判死刑。据法新社报道,一名17岁青年被判侮辱一名年幼女孩于1994年5月16日在马什哈德被公开吊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这两起案件作了答复,承认此二人确已被处决,但否认被处决者未到法定年龄(A/49/514/Add.2,第5页)。应当指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5条)的规定,死刑不适用于18岁以下的人。

80. 近来据报1994年8月至12月发生过8起石刑处决。消息来源是伊朗报纸《Abrar》(1994年11月16日)和《Hamshahri》(1994年12月4日和8日)。同期内发生的公开处决至少有12起。

81. 有两件事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一是司法部长Jamail Shoushtari先生于1994年10月15日宣布今后对投机罪、非法囤积货物罪和无理抬价罪也要判死刑;另一件事是1994年11月1日的一项新法令授权保安部队可在对付抗议示威和处理扰乱治安行为时动用火器。

82. 1994年有三名新教牧师被谋杀,全世界许多人都对此表示震惊。有关这些案件的进一步详情请参看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49/514)第二节和第三A节和本报告第48、49段。应该要求该国政府全面调查这些谋杀案,将行凶者绳之于法;当然他们也应当受到有关国际文书保证的适当法律的程序和保护。三名受害者是:伊朗新教牧师理事会临时会长Tatavous Michaelian牧师;聚会教牧师Mehdi Dibaj;伊朗福音会牧师理事会主席和聚会教监督人Haik Hovsepian Mehr牧师。后者拒绝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声称该国的教会享有宪法保证的各项权利并且特别代表的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指责都是假的。据悉福音会各教区的领袖曾被政府重要的代表召见,受到了威胁--甚至警告他们1993年圣诞节是最后一次圣诞节。

83. 应当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彻底调查逊尼教派领袖Haji Mohammad Ziaie先生和作家、诗人、杂文家Ali Akbar Saidi-Sirjani先生的死亡案件。

84. 一些国家目前正在审判流亡在外的伊朗人被谋杀的案子。据发生了这种案子的国家的司法和行政当局指出,他们发现有伊朗特工涉案。关于Kazem Radjavi教授的案子,司法诉讼从1990年4月24日开始,瑞士法官Rroland Chatelain先生不肯结案。他掌握着13个人的姓名,这些人被怀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Radjadi谋杀案,这些姓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Chatelain法官以通过伯尔尼向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写信提出一些要求,其后并几次去信查问,皆无答复。尽管已经发了国际逮捕令,但是这13个人仍未归案,该法官也未能把在法国被拘禁的两名受指控的人引渡到瑞士。由于诉讼程序没有进展,因此,他在1992年2月对新闻界的讲话在今天仍然成立。当时他宣称不能够对这13人进行缺席审判。他当时所给的理由在今天仍然有效:“要进行审判,必须知道谁干了什么事情,并有证据证明他们真正的身份。我掌握着一些姓名,但是这些姓名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个案子被继续保留。时代是会改变的(《信使报》1992年2月23日)。最近有报道称,法国行政法院宣布瑞士当局要求引渡的两人被从德黑兰驱逐一事纯属无效,有悖于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和1977年《欧洲反恐怖主义公约》。

85. 关于 Shahpour Bakhtiar 先生和他的秘书 Katibeh Fallouch 先生的被刺,据报称,1994年12月6日,巴黎特别刑事法庭对伊朗公民 Ali Vakili Rad 和 Massoud Hendi 判刑,同时命令立即释放 Zeynal Abedine Sarhadi 先生。其他6人没有出庭,以后再提出受审(见上文第27和28段)。

86. 关于3个库尔德人领袖和他们的翻译1992年9月在柏林被刺,德国联邦总理公署国务部长 Bernd Schmidbauer 先生于1994年3月17日在调查法庭上作证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曾试图阻止法庭起诉被控刺客。1994年10月14日,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 Klaus Gruenwald 先生在法庭上作证说,行刺主谋人假设是 Kasem Darabi,他自从1990年初就同伊朗特务机关接触,向他们提供关于伊朗流亡反动派成员的情报。对4个黎巴嫩人和1个伊朗人的审判正在进行中。负责案件的德国检举官已对伊朗特工起诉。

87. 从上面各点可以看出,对 Radjavi 先生谋杀案的司法调查是由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合作而受到阻碍。二名伊朗公民已被巴黎特别刑事法庭判刑,对其他6个人也发出了国际逮捕证。关于库尔德人领袖被刺案的审判进行的比较正常。伊朗库尔德人 Taha Kermani 先生获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颁发的难民身份,也于1994年1月4日在土耳其乔鲁姆被刺。据称他曾受到伊朗特务的死亡恐吓。关于这个案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情报。关于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Rafour Hamzai 先生1994年8月4日在巴格达被刺以及 Assadi Mohammed Ali 先生1994年11月12日在布加勒斯特被刺的两宗案件,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涉及第二宗案件,据称有3个伊朗公民因此事被罗马尼亚警察逮捕。

88. 据报道,1994年2月22日,小儿科医生和小儿科心理学家 Homa Darabi 教授为了抗议不公平的待遇,高呼“自由万岁”当众自焚。事件发生在德黑兰城北 Chemira Ne 广场。Homa Darabi 大夫据称是因为没有严格遵守衣着守则,被一间附

属德黑兰大学的研究所以去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声称：“根据 Homa Darabi 大夫的丈夫说，多时来她有心理失常的征象。这种征象逐渐剧化，结果导致了她的不幸的自杀”（A/49/514/Add.2号文件，第13页）。

G. 马什哈德的爆炸案

89. 1994年6月20日，在马什哈德发生了一宗极严重的爆炸案。在至高无上圣帝雷察伊玛目坟前祈祷堂中一个装有5公斤炸药的炸弹爆炸，造成26人死亡，170人受伤。这时正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从全国各地来朝圣，纪念侯赛因伊玛目的殉道圣日。事后，当局证实说，他们已逮捕了至少两名嫌疑犯。其中一名名叫 Mehdi Nahvi，在东德黑兰被警察围捕时受重伤，1994年8月2日因伤在医院中死亡。这次爆炸案是一项疯狂的行为，受到国内外一致指责。此外，据称在德黑兰和国内别的城市也发生过其他的爆炸事件。

H. 被捕或被判刑人士受到的酷刑和残忍待遇

90. 德国公民 Helmut Szimkus 先生关于他在 Evin 监狱中坐牢5年半的陈述最近得到我们的注意。欧洲报刊发表了他获释后的讲话，对此作了评论。这名工程师于1989年1月13日因替伊拉克收集情报在德黑兰机场被捕。他说，他下狱后不停地受到折磨，在听取口讯时双眼被蒙住，连续地被刮耳光，每天如此，共有4星期之久。然后，他被移到据称专由特务管的 Evin 监狱209室。在那里，他看到地上都是血迹。他被绑在木柱上，脚板被人用铜丝猛击：“他们疯狂般地打我。”最后，他不得不在自白书上签字。他说，他听到男女囚犯受刑惨叫，数小时不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这些指控作了如下答复：“有关人士于1994年8月3日受《法兰克福联合报》采访，毫不犹豫地承认同美国和伊拉克特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里搞勾结。这项自白不但澄清了他以前的活动，而且也可以用来衡量他其他讲话的真实性。他在报上多次凭空捏造，前后矛盾，自我解脱，目的都是为了金钱，为了出名”（A/49/514/Add.2号文件，第7页）。

91. 伊朗犹太信徒 Feizollah Mekhoubad 先生于1994年2月26日被处死，尸体呈现了受重刑的痕迹，脸部血肉模糊，受拳打脚踢的伤痕累累，牙齿迸裂，身上到处淤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说，这名人士因犯间谍破坏罪被判死刑，尸体按犹太教仪式葬在犹太公墓中。政府否认关于酷刑的指控（A/49/514/Add.2，第4

页)。

92. 伊朗报刊还报道了其他一些案件。例如,《Jomhuri Islami》于1994年3月14日报称,Mohammad Hossein Honar Bakhshi 和 Karim Gol-Mohammadi 在库姆的中央监狱当着其他囚犯面前被砍去右手4个手指。1994年1月26日,《Kayhan》报称,有两个人在伊朗南部被控犯猥亵暴露罪,在德黑兰西南的 Saveh 被公共鞭挞,详情不清。根据法新社德黑兰的报道,这项消息发表在伊朗报刊上。其中两个年轻人受了60鞭,第三个受了30鞭。最近,1994年11月7日那期《Kayhan》报称,有两个人在伊朗西南被切去右手4个手指,刑罚是在当众执行。

I. 司法和言论自由权利

93. 这些问题已众所周知,考虑到这点可以指出说,伊朗的刑法看不出有任何改革,以求较符合国际的标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保证合法的程序。以前的几份报告以及特别代表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都已详尽地讨论过公开审判、受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被告传唤证人作证的权利、合法的审判程序等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步骤,甚至看不出有任何不同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受审查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94. 1994年12月10日,监狱部主任 Asadollah Lajevardi 先生说,伊朗监狱里关有100,481名囚犯。他说,这些囚犯中过半数是贩毒者和吸毒者。他承认说,有些人坐牢是因为被控参加武装反对团体。其他的一些资料来源估计,监狱里有4,000名妇女,3,776名阿富汗籍人士。

95. 特别代表已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对伊朗监狱里管的78个人士提供详细的资料,说明他们被关和被审的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叫 Mohammadi Malakeh,好几个非政府组织都认为他是一名良心囚犯。值得注意的是,Malakeh夫人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得到有效的律师辩护,结果被判20年徒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作了答复,对两名囚犯 Mohammad Bagher Bourzooi 和 Manouchehr Karimzadeh 提供了资料,说他们已获赦被释放(A/49/514/Add.2号文件,第14页)。

96.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 Abbas Amir Entezam 先生的情况。特别报告员1991年12月在 Evin 监狱里见到他。尽管他犯了各种疾病,营养不良,还是被允许到监狱外购买食物和医药。他的家人也被允许每两个星期去探监一次,但是狱卒往往会无理地打断这种访问。据称,当局最近告诉 Entezam先生说,可以让他出狱,只要他

不讲1979年以来他在监狱里所受的折磨，被他一口拒绝。

97. Said Niazi-Kermani 先生是一位诗人和记者，于1994年3月14日被捕。诗人、散文家、幽默大师 Ali Akbar Saidi-Sirjani 由于在街上散发他著作的线装副本于同日被捕，因为《Kayhan Havai 日报》指责他写书反对伊斯兰。《Kayhan》是伊朗最大的一家日报，它猜测认为，Saidi-Sirjani 先生被捕或许是与毒品有关。《Kayhan》日报随后又发表一封据称是Saidi-Sirjani 先生写的信，承认在40年中犯了许多腐化的行为，包括同不良分子发生关系，酿造酒精饮料，经常使用麻醉品，并接受了纽约 Lillian Hellman 和 Dashiell Hammett 基金会给的钱。熟悉作者的人声称，说他会写1994年6月2日发表的这样一封信不可令人置信，即使是他写的，也是因为他受到极大的压力。有些他的同事指出，报纸发表的那封信不是他手迹写的，而且也不象他的文笔。Hellman-Hammett 奖金的管理人说，Saidi-Sirjani 先生领奖之后拒绝接受奖金。在这期间，监狱附近的街上有人游行示威，要求将这位作家处死。

98. 根据美国笔会提供的资料，Ali Akbar Saidi-Sirjani 先生和 Said Niazi-Kermani 先生被控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援助。笔会得到证据说明，Saidi-Sirjani 先生的律师 Hamide Mossadeq 先生无法与被告见面。这两名犯人除了得不到律师辩护之外，也不准与家人见面，从1994年3月14日被捕之日开始就无法与外界接触。有人说，逮捕状上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罪名被捕。号称是 Saidi-Sirjani 先生写的那封信拿到报上发表也是违反了未判罪前假设无罪的原则，影响到今后审判的公正性。

99. 1994年11月27日，伊朗官方新闻社 Iranian 报道说，作家 Ali Akbar Saidi-Sirjani 已因心脏病发作死亡。但是，他的家人说，他从来没有过心脏病问题。他的尸体据称没有经过必要的剖检就被埋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应被要求彻底调查这人的监禁情况和死因。

100.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 Nasser Anwari 先生及其妻子被捕的简短消息，说他们被指控在特别代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试图向他提供情报，为此行动受到限制，不准他们离开亚兹德城。关于这点，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人权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的第1994/70号决议，在这决议中，人权委员会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除其他外，恐吓或报复打击那些设法同、或业已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向他们提供见证或情报的人士。

101. 基督教牧师被刺的案件发生之后，刑法调查系统和对罪犯惩罚的制度又要重新受到考验。目前的希望和要求是，犯罪的人应当要受到审判，法律程序应当

要由保证得到遵守，判决后应当要有适当的惩罚。

J. 宗教自由

102. 伊朗的圣经协会和福因园协会仍然不许开放。戈尔甘的基督教堂据称也被封闭。此外，马什哈德、萨里、阿赫瓦兹、克尔曼和克尔曼沙阿的基督教堂也都被封闭。奥鲁米耶的教堂是开放的，但只准每周做一次礼拜。基督教仪式只准用亚美尼亚文和叙利亚文、但不准用波斯文举行。基督教领袖必须写下书面声明，承诺不许回教徒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一个称为“门开”的多教派基督教协会报道说，一个平常住在美国的伊朗基督教徒 Hassan Shahjamali 于1994年7月1日从设拉子往德黑兰机场的途中神秘的失踪。特别代表后来得到消息说，Shahjamali 先生被扣留在设拉子，其后于1994年7月20日获释。另一个基督教牧师，Nathaniel Beni Paul，到目前仍然被关在阿赫瓦兹。同时，还接到消息说，其他几个基督教牧师和新派基督教的人士在克尔曼沙阿挨打，被检举，受到威胁。

10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了前一段的指称，强调说，所有的宗教少数人团体在伊朗能享受全部的法律权利。政府说，教堂是按照伊朗法律建立和进行活动的，否认上述人士被逮捕。政府还说，少数人宗教团体有他们自己的私营学校，在校中他们完全有自由奉行和传授他们的宗教。这些学校还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贴(见A/49/514/Add.2号文件，第11和12页)。

K. Baha 教徒的情况

104. 临时报告(A/49/514)第三.F节提到 Baha 教徒被关禁的情况。报告报道说，两名 Baha 教徒 Bihnam Mithaqi 先生和 Kayvan Khalajabadi 先生自1989年4月以来未经正式起诉被扣留，于1993年12月8日被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法庭判死刑。Ramidan' ali Dhulfaqari 先生也是于1993年12月8日以背教罪名被判死刑，但后来获释。可是，背教罪名并没有被取消，他的情况仍然不明确。Bakhshu' llah Mithaqi 先生是1985年下狱的，最近获得口头通知说，革命法庭又将他的徒刑延长十年。

105. 在伊勒克奇和萨里安也有 Baha 教徒的财产被没收。马什哈德的 Baha 教徒受到特别大的压力，在1979年有许多墓地、古迹、办公室和私人财产被没收，至今一直没有交还。

L. 妇女的情况

106. 国际社会的主管机构评审妇女的情况有一系列的标准和做法，所适用的基本原则出自《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第1、2、6、7、16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盟约》宣布：“本盟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盟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A/CONF.157/23)也重申：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当中不可剥夺和不可分隔的一个整体部分，并声称：使妇女能充分地参与她们本国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消除基于性别的一切形式歧视，这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

107. 临时报告(A/49/514)第三.G节和本报告第54-57段讨论了妇女的情况。根据各种来源的报道，在1994年期间情况并没有改善。1993年的报告对这个问题有过详尽的展述，至今仍然可靠(A/48/526和Add.1, E/CN.4/1994/50)。1994年5月5日，一名在最近学生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德黑兰贝黑什蒂大学医学院女生的尸体被人发现，颈上有被勒痕迹，一条手臂被折。验尸的结论是，她是自杀的。她的女同学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是事实。上千名女生占领了一所大学校舍，抗议她们所指称的谋杀，要求受保护。女生还要求官方调查这个案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答复说，这名学生是因为家庭问题自杀，指称她被谋杀是没有根据的(见A/49/514/Add.2号文件，第13页)。

M. 政治权利

108. 内政部部长说，在过去12年里，内政部登记了300个非政治性质的协会，没有一个组织要求作为政党登记。伊朗自由运动的一名代表否定这种说法。他说，自从1983年以来，伊朗自由运动就申请登记，而且也知道有其他的组织正式申请作为政党登记，至今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N. 难民的情况

109. 本报告第63-66段所提供的资料补充了以前的报道，证实了特别代表的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确实遵守了它在难民问题上所做的国际承诺，尽管有大批的人流入伊朗，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伊朗还是继续收容邻国来的难民。

四、结论和建议

110. 本报告第二节所提的事实不是所有都能得到证实。但是，即使凭那些可能证实的事实，也有足够的基础作出一些结论和建议，以此作为人权委员会今后行动的指导。故此，特别报告员认为本节所展述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有些可纳入针对这一项目通过的决议。

- (a)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当立即恢复它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合作，允许红十字会按照1991年签定、目前仍然生效的协定，定期地访问监狱和囚犯。
- (b) 伊朗无保留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上签字。所以不能忘记，根据《盟约》的第6.5条，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犯了多严重的罪行，都不能判以死刑。
- (c) 基督教牧师的被谋杀以及 Haji Mohammad Ziaie 先生、Ali Akbar Saidi-Sirjani 先生、Abdul Hossein Reeici 先生和 Ali Reza Merkand 先生的死亡都应受到彻底的、细心的、公正的调查。
- (d) 对1994年打人、杀人事件应当负责的人士是否受到调查和起诉，当能考验刑罚保证的效率，因为可以了解，这类事件是极端令人愤慨的。但是，也决不能随心所欲，让感情控制了理智，为了急于惩罚而不顾客观地进行刑事调查、审明人证、物证的需要。
- (e) 任何残忍的惩罚形式，例如断肢、鞭挞之类，尽管与现行的国际人权文书相违背，仍然继续在实行。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有越来越多的犯人被公开处死或被乱石砸死。
- (f) 所收集的关于囚犯待遇的情报足以证实：特别是政治犯确实有被用刑逼供的事。近些年来，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就是最近获释的德国犯人的陈词，以及最近被处死的伊朗籍犹太教信徒尸体的状况。
- (g) 目前迫切有需要保证法律程序获得有效实行，特别案件是由伊斯兰革命法庭审理。要做到这一点，法律需要修改，特别要注意法律的执行措施。不言自明，如果得不到认真的实行，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是无效的。
- (h) Baha 教徒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许多干扰和歧视，特别在是下列方面：结婚；离婚；继承财产；领取护照和出口签证；产权的拥有；

教堂、坟地、古迹和行政中心的自由归他们所有。同时，还应详细审查下狱的Baha信徒的法律情况，特别是那些被判死刑、被指控背教的Baha信徒。

- (i) 基督教徒、特别是脱离伊斯兰新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所受到的监视、敌视和歧视行为也应当终止。他们应当获准重新开放被封的教堂、图书馆、书店和其他基督教的地方，并获准修置新的建筑。他们应有权用波斯文举行仪式，保证不受到特务的监视。
- (j)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些作家和人士因公开写信给当局要求遵守人权而被监禁。联合国负责促进人权的机构在这方面表示意见应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k) 前几份报告展述了暴徒不受控制地攻击记者的事情。现在，和平地举行政治集会也受到同样的攻击。因此，必须向当局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当局以适当的温和态度及时进行干预，以保护这种攻击的对象，使他们能够享受举行集会的权利。
- (l) 妇女的情况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这有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那些授权监测适用的国际人权文书受到遵守的组织，注意其本身的责任感，不能忽视现在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等待遇性别的法律和做法，也不能不指出应当设法使国内的法律系统配合国际的法律结构。
- (m) 我们希望，我们甚至敦促，一些政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例如基督教牧师的被谋杀案、炸弹爆炸案等，所收集的证据都能按照合理的评审规矩和手续受到审查，凭此作出可靠的结论，也就是说，适用法律词汇里的所谓“理智标准”。当罪行是属于政治性质，那么就不能不考虑罪犯会企图利用各种错误线索去保护自己，污蔑别人，这是预谋、筹划政治性犯罪的过程中所常见的。因此，对最明显的线索一定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在 Tatavous Michaelian牧师被刺之后，一个女人试图怀带证据穿过扎黑丹地区逃离国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 (n) 上文提到政治敏感的案件，这也包括警察的调查和刑事的起诉。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愿意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人道主义的组织合作，要求后者派观察员出席审判，或者把审判记录的副本寄给联合国的有关机构，那么，法庭的判决就比较有力，比较令人可信。这样的观察员特别可以注意下列事项：审判是在公开场合举行还是在监狱里举行？被告是否能够得到所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包括有权得到书面的

指控通知？被告是否能得到自己选择的职业律师帮助？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筹备辩词？被告是否能为答辩提出证据？不服判决是否能提出上诉？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不行动是不符合适用的国际义务的。

111. 这里应当解释，上面一段所讲的国际合作是符合联合国所鼓吹的人权系统的，因为很简单，这样才能保证审判得出的无罪或有罪判决确实客观可信，特别是涉及敏感度高、引起国内和国际公共舆论注意的案件。要从事这样的合作，首先需要可靠的证人证实法律程序确实符合适用的国际规则。如果能送上罪案有关文件的副本，就更加理想。

112. 在选举民意代表过程中进行国际合作，是很常见的。由此推论，在司法过程中也不难找出同样的合作理由。这样做可以避免相互指控，在报刊上打舌战，公开地讨论罪状，以至造成政治化的气氛，使被告不易得到绝对客观的审判。这种合作并不违反一国的主权，只要当事国的政府表示或暗示同意。

113. 特别代表根据上面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继续注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和基本自由，所以，这个议题应当继续留在大会的议程上。

XX XX XX XX XX